

出澜湄记

杨红昆

青藏一吐气若虹，关山飞渡仍从容。大河万里衣带水，众神澜湄走蛟龙。——题记

那一年，参加澜湄六国文学交流活动，开阔的澜沧江、湄公河水波浩荡，两岸的雨林密密丛丛，顿生与世隔绝的幻觉。在身后5个国家作家代表兴奋的呼喊声中，眼前幻化出6个国家优美的文字在水波中闪烁，在湄公河的沐浴下文采四射……

2016年3月，在海南三亚，中国与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六国领导人，拿着盛有澜湄江水的竹筒，将水注入启动台水槽内，随即水合一。这一象征“同饮一江水，命运相连”的仪式，宣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启动。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道路”来进行的。在汉语中，“道”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包含着对道理的认识和道义的坚守；“路”则非常具体，它指向和通往“道”，是途径和方式。这条著名的“道路”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展现出来的，是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敞开心扉拥抱和平友好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中华文明也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身上感受到了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人类文明，共同谱写了多种文明交流融合的历史篇章。在今天的东南亚，这条“道路”之一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全球化趋势下，山水相连地区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沟通交流途径很多，方式也不少，从澜沧江到湄公河，文学无疑是美好的交流方式之一。

湄公河发源于中国唐古拉山的东北坡，在中国境内叫澜沧江，流入中南半岛后的河段称为湄公河。流经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于越南胡志明市流入南海。正是这一衣带水、江之头到江之尾的共生属性，催生了湄公河文学奖的诞生，我有幸多次代表云南作家参加澜湄文学的交流。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我汲川上流，君喝川下水；川流不息，彼此共甘美。”澜湄流域友谊如江水绵绵不绝，澜湄文学同样甘美如怡，热带雨林嘹亮的歌声响彻六国。

文学的澜湄意识随着六国文学交往的日渐频繁，渐渐变得如椰子



树的年轮那样一圈比一圈紧密。20世纪90年代初，云南省作家协会在中国作家协会支持下，与缅甸作家协会进行了多次互访，并出版诗文集《伊洛瓦底江两岸》。之后又组织作家多人行走澜湄全流域，行走了昆曼大通道，显著的成果是于坚的《众神之河》一书以及4集专题片《同饮一江水》。

2013年9月，云南省作家协会收到中国驻老挝大使馆、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转来的老挝外交部及老挝作家协会的邀请函，邀请云南省作家协会组团访问老挝。同年12月19日至12月23日，云南省作家代表团一行5人，访问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部长、万象市委书记和市长会见了代表团一行。同时，云南省作家协会代表团还与老挝作家协会执行委员会举行了会谈，并与老挝作家、诗人进行了座谈，从此开启了澜湄文学交流的蜜月期。

访问期间，老挝作协主席皮拉万·婁婉娜女士着重介绍了湄公河流域国家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共同举办的湄公河文学奖，该文学奖每两年举办一届，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活动经费及奖金由主办方承担。每届每国获奖作家2人，参加颁奖典礼的作家5人左右。湄公河文学奖在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国是重要的文学奖项，地位很高。获奖作家具有较高的荣誉，每届颁奖典礼，几国的国家领导人都会发来贺信贺电。老挝作家如能获得该文学奖项，会获得老挝劳动奖章。婁婉娜还介绍了2014年3月要在柬埔寨举办第五届湄公河文学奖颁奖典礼，希望云南省作协代表中

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颁奖活动，并希望云南省能代表中国加入到这一在东南亚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学活动中来。

整个出访行程圆满紧凑，其中有重要意义的是提出建立双边合作机制并签署了备忘录，同时邀请云南省作家协会代表中国加入湄公河流域国家举办的湄公河文学奖等事项。

2014年3月应柬埔寨作协主席辛番那的邀请，云南省作家协会一行5人的作家代表团参加了由湄公河流域国家柬埔寨、老挝、越南、泰国共同组织的第五届湄公河文学奖颁奖活动。

3月30日晚，举行了六国作协委员会主席会，湄公河文学奖组委会成员柬埔寨、老挝、越南、泰国讨论并通过了缅甸作协及中国云南省作家协会作为正式成员加入湄公河文学奖的申请。云南省作协向柬埔寨赠送“牛虎铜案”，并向组委会赠送时任云南作协主席黄尧书写的“情满湄公水，笔逐澜沧诗”书法作品，云南省作家协会还向到会的柬埔寨、老挝、越南、泰国、缅甸作协协会递交了邀请函，邀请每国作协主席及4名作家出席2014年6月在昆明举办的中国·南亚东南亚作家昆明论坛。3月31日，第五届湄公河文学奖隆重举行。开幕式播放六国国歌后，以具有浓郁柬埔寨特色的舞蹈许愿舞欢迎各国作家，柬埔寨作协主席辛番那致欢迎辞，柬埔寨副首相梅森安宣读柬埔寨王国首相的贺信，宣布会议开幕。越南、老挝、泰国、缅甸作家团代表宣读贺词。

2015年12月8日至12日，第六届湄公河文学奖在老挝举办，笔者

再次有幸代表云南作家参与盛会。在这届颁奖中，黄尧、笔者荣获第六届湄公河文学奖。这也是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湄公河文学奖。笔者作为获奖者的代表，在会上宣读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向大会发来的贺电。

湄公河流域五国是中国的邻居，与我们山连山水连水。云南是中国在“一带一路”上“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澜湄六国大地山川多样，民族文化多元，无论地理还是人文，都可谓异彩纷呈。通过多种多样的文学艺术活动，能相互多角度了解彼此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并以此为契机，加深对彼此的认识和了解。我们也相信，通过这些活动能近距离接触到各国经济社会、地理文化生活，从而建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

因为澜湄文学，云南省文学界组织作家走过昆曼大通道，我们在亚洲第一高桥驻足，在野象谷观象，在澜沧江、湄公河上漂流，在清盛学到了“萨瓦的卡普”（泰国男人问好的词），在眉赛感受金三角，在素可泰领略泰国的古老，在柬埔寨看到吴哥的微笑，在越南下龙湾感受海上石林的风光，在缅甸蒲甘看万塔之城……

文学的交流无国界，艺术的交流更没有障碍，在这一点上，人类可以说息息相通。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世间万物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写作者在纸面上经历风霜雨雪，感受四季轮回，唯真情与爱永恒长久。

在不同的地区与国家，写作与阅读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文学的存在为生活增添亮光与色彩。如天上流动的白云、地上绽开的鲜花、草原漫步的骏马，自然而本真地存在着，千百年来从未改变。我们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背景，却能内心相依相通，因为我们的字里行间，都流淌着爱与纯真，美好与希望。

澜沧江—湄公河是一条多姿多彩、流淌着文学梦想的河流；是一条承载着流域各国人民幸福和梦想的河流；是一条充满创造活力的河流；是一条滋养伟大文明并奔流不息、永远年轻的河流。文学呈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环境下的不同经验，唯有交流与分享，才能使思想进入无边的疆界。世界美如斯！



茶香深处

袁国燕

喜欢喝茶。那年去陕西南部的紫阳县出差，忽然动了一念，何不去探一探富硒茶的源头？紫阳县依秦岭拥汉江，天生一方富硒茶的水土，蓄养了青翠的岁月，也一定有热腾腾的茶事。

在县城挡了一辆出租，逆江而上，驶向位于焕古镇的硒茶古街。眼前青色恹恹，青石板台阶、青石板屋顶、青石板砌墙，积淀着层层叠叠的岁月，那些拙朴而深邃的时光，错落着沧桑的美感。

人和山水的会意中，纤纤青茶是时光的使者，从老祖先的汤药，走向文人的诗句、雅士的生活，又潜入现代人的日常。千古事，山水情，在这里幽幽相恋。

越往下走，空气越清润，风送来江水和茶香氤氲的气息。一条灰瓦翘檐、朱漆雕花的古街临江玉立，高挂的大红灯笼，扬着“茶”字的黄色小旗，迎着江风微微颌首。脚边，一条小溪依着石板路潺潺流淌，像一根脐带，输送时光的营养，洗涤着生命的薄凉和温热。

街口，一座高门高槛的清代老宅肃然矗立，像一个气宇轩昂的老人。你仰望它，它注视你，无言，却似曾相识。迈进厅堂，几根木皮斑驳的柱子，撑着百年的天空。四方格眼的雕花窗子，镂空了时光。正午的阳光投下来，晒着老屋

的心事。它正循着光的来路，把鲜灵灵的见闻、绿盈盈的茶事，告知遁去百年的主人。

硒茶古街的一处清代老宅，如今还保留着雅名：奉茶室。门口置几条雕花长条木凳，我不由坐上去。梳着一条长辫的茶姑盈盈浅笑着，拎起老桌上的大铁壶，粗瓷黑碗奉上，茶的气息扑鼻而来。不由想大口贪饮，但一室清代的百岁雅物盯着你，得斯文些，慢慢品，直到把碗里的茶品出一道时光的缝隙。

窗外，一个挑着担子的女子大步走过，竹筐随着步伐节奏一颤一颤，抖出一缕缕草木的清香。我闻香出屋，女子已登上高高的青石台阶。久久注视着她的背影，想到一句话：茶山有路人为径。

这山大沟深田稀的地方，一个个茶人，没有辜负老祖先的手艺和汉水的馈赠，以茶兴业、以茶兴旅，荒山陡坡开辟连片茶园，老屋古渡打造硒茶小镇，蹚出了一条兴镇富民的路子。

一位白发苍苍的讲解员吸引了我。老人清瘦矍铄，声如洪钟，胸前端正正挂着志愿者工号。一问，他已经76岁了，祖辈清代从湖北黄冈移民到汉江边。老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曾当过这里的方官，退休后，又为一拨一拨的游客

讲这里的故事。

一路跟着老人，顺着台阶时上时下。错落有致的江边小镇，折叠迂回的美感，老宅、老碑、老滩，充满意趣。拐过一道弯，眼前忽现一处洞天阔地，老人早已在前面站定，揣着一肚子“茶话”等我。

他的身后，是一面大浮雕，细观，原来是“宦姑斟茶图”。蔚郁的茶树前，一位发髻高挽的女子手捧一壶，正起身沏茶，壶中的水，绵绵不绝。

老人指着浮雕说：“这就是紫阳茶的祖先宦姑，她的故事在这里代代相传。”宦姑是一个宦官家的女儿，逃难时沿江汉江的石滩上岸，幸得淳朴的乡民收留。她将学过的种茶知识教给乡民，兴盛一方。馥郁绵长的茶香惊动朝廷，御批为贡茶。后人为了纪念她，把这个地方叫宦姑滩。

我的目光由浮雕移向江边，眼前，天高江阔，潮水细流，几只船泊在渡口，摇荡着往事。千年前，汉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撞击石壁后折头向东，留下一个滩。江水也许知道，自己撞出的“滩”将迎来一个会种茶、制茶的人，惠泽四方乡亲。

宦姑早已远去，宦姑滩和御前香茗的故事，随着江水流向远方，留下独一无二的地域气质和文化气

场。昔日贡茶之乡，今日硒茶小镇，传说与传承，时光与时代，在此热烈相拥。

江面上，一条小船缓缓驶近，船侧横着一条标语：茶香深处是吾乡。等到撑船人靠岸，我随他踏着青石板，走向茶香深处，寻访和他一样返乡创办茶业的游子。如果说老人、老宅、老树是焕古镇的名片，揣着创业经验和投资归来的游子，无疑是现代版的“宦姑”。“无论走到哪，做啥工作，心里都长着一株茶根。”“一闻到茶叶的香气，汉江的水气，心里就踏实。”这些话，句句都是返乡游子对家乡的深情厚爱，随着玻璃杯里翻腾的茶叶，香气袅袅。

山下，汉江水不紧不慢地流淌着，润茶千年的它，无需惊涛骇浪，就已气度不凡。

回程的路上，车窗外，漫山静默的茶园，像一道道绿浪，涌动着茶乡芳华。一棵一棵茶树，以勃发的姿势，吐纳天地精华，生长着人与山的爱恋。

路一会儿贴着山边，一会儿又穿透山身。山不转，路却一直在转，转向一垄垄茶园、一座座屋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草、人、木皆相融相依，互为风景。蓦然想到，莫非老祖先造“茶”这个字时，就心怀这样的初衷？

安卧在川南莽莽群山中的古镇观文，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由川入黔的军事要冲，同时也是西南商贸往来的繁盛乡场，故被当地老百姓形象地称为“丫杈场”。

明朝初年，这里发生了一场叛乱，朝廷派遣军队到此平叛。待叛乱平定后，出于稳固西南边地的考虑，朝廷下达诏令，命平叛军队就地屯垦戍边。据史料记载，当时到丫杈场平叛的将士，多来自江西，其中尤以曾姓官兵居多。据考，这些曾姓官兵系孔子弟子曾参的后代。具有家国情怀的曾参子孙，义无反顾地以先祖“尽己之心，推己及人”的古训，在这里落地生根，开启了开垦田畴、修渠引水、架桥建屋的军屯生活，并将内地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传播到了西南边地。

与此同时，他们还不忘记弘扬祖先道德思想，在丫杈场建起了一座文庙。以先祖“观文知礼义廉耻”的教诲，改变了当地的民风。由此，在这块偏远的西南地域，形成了清风拂面、乡里和谐的人文景象。为感谢曾参后人传播文化的历史功绩，当地民众发自内心的将丫杈场更名为“观文”。

在观文镇，凭高放眼望去，只见形态各异的峰峦，斑斓多姿地起伏在蓝天白云下。再仔细看，一汪妖娆的碧水，深情地缭绕在峰峦间。其若隐若现的水色天光，犹如一串晶莹剔透的项链，倒映着山影，流淌着云霞，波动着水岸人家。远山近水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将苍翠的山峦、晶莹的水系、峰回路转的胜景，富有韵律地铺展在眼前。更让人惊叹的是，在视野中会突然绽露出一处令人心动的绝佳景致。

面对眼前这幅令人陶醉的山水画，相信到此的大多数人，都未曾见过它的原始风貌。只有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才会在这里深处铭记着故乡的历史风貌。在漫长的岁月中，被重重大山封闭在谷底的观文人，只能守着流淌在山谷中的肖家、鱼洞两条河水，每日聆听着潺潺水声入睡，又被潺潺水声唤醒，日复一日仰望着头顶一片天空，过着与世隔绝的无尽岁月。唯一充满浪漫的举动，便是将清澈的溪水掬于手中，望着水中漂浮的蓝天白云、星星月亮，幻想着山外的大千世界。

这种深陷谷底的漫漫岁月，在进入到新出现的2012年，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在国家西南五省（区市）重点水源工程建设规划和四川省“十二五”水利发展规划中，这片亘古封闭的山区被列为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区。经过前期艰苦细致的地质勘探，2013年这项水利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历经艰苦卓绝的四年奋战，2017年水库大坝的封顶工程胜利完成，一道高46米、坝顶宽7米的宏伟重力坝，赫然矗立在了观文的高山峡谷中。在经过省、市、县三级移民搬迁工作的验收后，观文水库于2020年9月开始蓄水。

移民到大山高处的观文民众，每日欣喜地注视着山中的河水一点一点扩大涨高，同时又心情复杂地默默凝视着河水将留存着自己童年记忆的山间小路、树木、石阶、故居慢慢淹没了水中。

更令观文人震惊的是，原来壁立高耸的一座座山峰，竟然也沉入到水中，变成了一个温柔的岛屿。昔日缭绕在山巅的日月云霞，如今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连绵高耸的大山变矮了，曲折缠绵的河流，变成了高峡平湖。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兼顾乡村供水、库容达1338万立方米、水域面积1.1平方公里的水库，彻底改变了观文的历史山水地貌。

面对故乡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观文人，从最初的惊喜、怀念、感慨中慢慢沉静下来。望着故乡地理环境大改观诞生出的秀美景观、升级改造的交通道路，世世代代生长在这里的观文人，开始在心里谋划着自己未来的新生活。

一条蜿蜒在水库山水风光带的马拉松跑道建成了，立刻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夏可避暑，冬可赏雪，四季变换的山光水色，引来了操着“长枪短炮”相机的摄影发烧友。古老的观文镇，迅速成为集观光、摄影、体育、休闲、餐饮

观山 观水 观文

尹汉胤

于一体的热门打卡地。

面对全国各地涌来的大量旅游观光客，观文没有盲目地扩张，而是更加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在海拔1200多米的箭竹卢家河苗族乡，宜人的气候、清新的空气、山间四季流淌的清澈山泉，经四川省水利科学院专家考察论证后，认为是高山冷水鱼生存的绝佳环境。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箭竹卢家河建起了高山生态冷水鱼的养殖基地。几年时间，便形成了上百亩的高山冷水鱼养殖长廊。养殖有雅鱼、鳟鱼、虹鳟、金鳟、裂腹、钳鱼、乌鱼，以及来自乌克兰的鲤鱼、黄金鲫鱼、岩鱼鲤等珍贵鱼种。随着冷水鱼养殖产业的不断升级扩大，在冷水鱼养殖基础上，当地还适时开辟了集避暑、观赏、休闲、垂钓、鱼类品尝于一体的康养旅游项目。这一综合产业一经推出，立刻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很快便发展成了观文独具特色的旅游项目。冷水鱼养殖产业的升级换代，也推升着观文旅游产业不断完善设施，以满足游客的多样性体验需求。

在卢家河苗族乡，一座充满浓郁苗族风情的文化历史博物馆中，陈列着苗族的民族服饰、饰品以及各种生活用具。而在独具民族风情的苗族长桌宴中，历史性地出现了用冷水鱼制作的佳肴。其原生态的鲜美味道，不仅赢得广大游客的交口称赞，也吸引着各方来客到苗族高山冷水鱼养殖基地了解冷水鱼的生长环境。

来到深山中的一处冷水鱼养殖基地，只见一个个冷水鱼养殖池依山排列着。远远望去，仿佛一面面巨大的镜面，静谧地倒映着葱茏的远山、蓝天、白云。待走到池边，更加梦幻的景象出现了，只见漂浮着蓝天、白云、山峦、树影的水池中，游动的冷水鱼身影，在上下天光的作用下，叠加为一幅幅冷水鱼悠然穿梭在青山白云间的画面。游客纷纷拿出相机，捕捉着池中的“山水鱼乐园”。

来到观文水库畔的永安村，远远便望见一株树冠伸展在天空，形似珊瑚的大树，傲然挺立在岸边。此树为沙泡树（朴树），树龄已280多年，被当地人奉为“神树”“风水树”。

怀着崇敬的心情，绕着古树仔细细察。时值初春，树叶刚刚萌芽，故可清晰地看到，在宏阔的树冠中，竟然高低错落落地筑有许多鸟巢。粗略数了一下，有20多个。白鹭、苍鹭、喜鹊、乌鸦以及叫不出名字的各种鸟，和平共处在一棵树上。晨曦中，飞来飞去的鸟儿，发出各种鸣叫，和声为天籁之音，其中不乏衔着树枝回来筑窝的，觅食回来喂养雏鸟的，当然也不乏追逐于天空、枝头求偶的……由此构成了一幅和谐共融的欢乐图。

据了解，在此树上筑巢的鸟，多数会在繁衍小鸟后，便离开此树，不知去向何方，待第二年开春时节再次回到此树。只有栖息在这棵古木上的苍鹭，始终坚守着与此树相依为命的初衷，不管岁月沧桑变幻，始终不离不弃地与此树一起守望望着这片山河，聆听着观文的历史回声，瞩望着观文的历史变迁……

